



坐落在大伾山巅的禹王庙

近日，整理书橱，翻出钱穆老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，犹如觅得了旧相识。这本书是我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，教我们中国文化史的姚松老师推荐的。当时，看着这本繁体竖排文字的书颇觉新鲜，便一字不漏地读了下来，没想到我竟然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“浚县大伾山”。

老先生在书的第一章谈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时说，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，“中国古代的黄河，流到今河南省东部，一到郑县境，即折向北，经今河南浚县大伾山下，向北流。”后来在课堂上，老师讲到这里，我站起来说：“浚县是我的家乡，大禹治水在大伾山上留下了足迹。”姚老师听了笑着说：“古黄河边的城市一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有机会你可以写一写自己的家乡。”由此引发了我到大伾山追寻禹王足迹的想法。

王者风范大伾山

夏禹（世称大禹），姓姁，号禹，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位治水英雄，他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虽贵为天子，却能保持本色，亲近百姓，为民谋利，是华夏历史上的“第一公仆”。他是黄帝第10代后裔、颛顼之孙，为上古时期第一位天子。

深秋的天气清爽宜人，我在秋雨沐浴过的清晨的山中，追寻当年禹王的足迹。走在雾气笼罩的大伾山中，如进入仙境一般，怀禹亭、禹王庙、怀禹桥，有关大禹的摩崖题词、碑刻题记，无不在默默诉说着当年大禹在此治水的功绩。

浚县大伾山作为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地标，犹如锁链中的一环，是构成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道是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大伾山虽无华山的险峻、泰山的巍峨、黄山的奇绝，但它却是我国最早的史书——《尚书》中记载的名山之一。究其原因，乃因夏禹曾治水于此。《尚书·禹贡》中明确记载：禹疏河“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”。

何谓大伾？据《辞海》解释：山再成曰伾。也就是说大伾山是两次造山运动形成的。大伾山是太行山的余脉，于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成。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游览过大伾山后，如此感慨：如果把豫北平原比作茫茫大海，大伾山就是太行山余脉没入海底的一梢尾鳍……这是一座历史名山，也是一座文化高峰。

是的！自大禹在大伾山治水始，大伾山便有了神性，有了王者风范。看吧，光武帝刘

秀、魏武帝曹操、魏文帝曹丕、隋炀帝杨广、唐太宗李世民，这些帝王；李白、王维、范成大、刘桢、谢偃、刘禹锡、骆宾王、岑参、贾岛、高适、罗贯中，这些文人骚客，都在大伾山上留下了足迹。他们或是祭拜天地，或是赋诗题词，或是登山览胜。“千年追禹迹，临眺意婆娑”，明代万历进士方大镇如此感慨。千百年来有多少才俊豪杰如方大镇这般登临大伾，追寻禹王足迹啊！

追禹迹 怀禹情

山巅处的禹王庙是后人为了纪念大禹在浚县治水的功绩而建的。大殿坐北朝南，古朴庄重，庙前碑碣林立。庙内所塑禹王像高两米，头戴冕旒，身着衮服，双手执圭，面南而坐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据龙山文化考古发现，真实的禹王高大魁梧，颇有帝王风范，在位8年。我仿佛看到禹王当年身着布衣短衫，头顶斗笠，手执大耒，挽袖赤足，与臣民一起降服洪水的情景。禹王庙原在大伾山东南麓，后来由刘德新于康熙十八年迁至山顶。据明清《浚县志》记载，大伾山东南麓的禹王庙最晚建于明万历年间。

出禹王庙登上怀禹桥，远望黄河故道，曾经的滔滔黄河河道如今已成千亩良田。唐朝王维当年登临大伾山，是不是也站在此处感怀禹王呢？他描述的“隔河见桑柘，蔼蔼黎阳川”的情景已不复存在。山下的黄土地却依稀可见当年黄河流过的痕迹，阵阵秋风似乎在诉说着那些沧桑变化。然



位于青坛路半山腰的怀禹亭

右图和下图均为大伾山上的怀禹摩崖石刻



而，禹王当年治水于此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世人的心中。

“请君歇歇，且看对面太行；到此依依，莫不缅怀神禹。”在青坛路半山腰处有座四柱攒尖灰板瓦的小亭，即为怀禹亭，又名歇歇亭，为清代康熙年间浚县县令刘德新为纪念大禹所建，亭上的石柱内壁上就刻着这副对联。当夕阳西下之时，西边天际处即显露出逶迤连绵的太行山剪影，河山壮丽令人陶醉。人们放慢了脚步，遥望太行，遥寄对先贤的敬仰。

禹王锁蛟与龙脊石

在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。其中最有名的是禹王锁蛟。大伾山东麓的“锁蛟石”和“拴船橛”传说即为大禹当年锁蛟、拴船处。在山的东北坡上，还有一块龙脊石。当地人说，这是当年大禹捕捉的大蛟死后化成的石头。我在大伾山禹王庙参观的时候，常年守在“禹王”身旁的工作人员，动情地对我讲起了禹王锁蛟的传说——

当年大禹在大伾山下治水，他把船拴到石柱上，带领助手们登上山顶查看黄河水情。放眼望去，只见黄河滔滔，无边无际，万顷良田成了水乡泽国。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，以疏导为主，挖河道，排积水，泄淤沙，筑堤坝，干得轰轰烈烈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看，筑好的堤坝全都坍塌了。大禹心中纳闷。为了查清原因，夜里他偷偷躲到山洞里观察动静。三更过后，忽然听到“轰隆隆隆

隆”的响声，接着小山一样的大浪一个接一个向堤坝扑来，来势凶猛。再仔细一瞧，有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在推波助澜。原来是这个怪物在作祟。第二天，大禹向众人讲了夜里看到的情形，说此物不除，水患难消。他安排了数百名壮汉，手持弓箭，腰挎利刀，隐蔽在大伾山东侧，准备捉拿怪物。三更过后，和大禹先夜夜里看到的一样，在怪物的推波助澜之下大水好像要把大伾山一口吞掉。等那怪物接近岸边时，大禹一声令下：“放！”但见百箭齐发，雨点般向水中射去，只听“咚”一声长吼，那怪物蹿出水面几米高，“扑腾”一声又跌入水中。大伙儿齐声呐喊，跟随大禹向怪物扑去。那怪物中了箭、挨了刀，挣扎了一阵就再也无力气了。众人齐动手，将它拖上山坡，锁在大伾山东麓的一根石柱上。天亮了，男女老幼都去看热闹，仔细一瞧，原来是条大蛟。后来，大禹怕大蛟跑掉再为害一方，便将它拖到大伾山东北坡斩为三截，自此水患平息。时间长了，三段蛟龙变成了三段石头，人称龙脊石。

浚县名源于大禹治水

说起浚县名称的由来，还与大禹治水有关呢！

浚字多音，既读 jùn，也读 xùn。在《辞海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，浚读 jùn 时，意为挖深、疏通（河道）之意，但“浚”和“县”组成词组时读 xùn，却无他意。

早在北宋初年施行军政制

世界各地都有洪水泛滥、毁灭人类的故事，但更有与洪水抗争、拯救人类的故事。西方有诺亚方舟，中国有大禹治水。古黄河水曾流经大伾山东，大禹治水的足迹便深深地印在大伾山上……

禹王足迹遍大伾

晚报见习记者 马珂文 / 图

时，就在黎阳县设立了浚川军。浚川一词来自描述大禹治水的《尚书·禹贡》中的“禹别九州，随山浚川，任土作贡”，意思是说大禹区分九州的范围，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为路标，疏通河道，根据土地的肥瘠情况制定出贡献的等级。文中浚川一词，即有疏通河道的意思，“浚川军”即出自这里。《益稷》中又载：“禹曰：……予决九川，距四海，浚畎涂距川。暨稷播，奏熟粮食，民众食有粮，居有所，幸福安康。到了北宋政和年间，黎阳县就升为浚州了。明初降州为县时，就顺其自然地易名为浚县了。

一个“浚”字，既体现了浚县人对大禹的缅怀，又表达了浚县人期盼水患远离、百姓安居乐业、生活安定的迫切愿望。

禹王精神千古流芳

大禹治水庇佑了数百代浚县人，大禹治水的壮举，已成为浚县人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大禹治水，功盖万世，他的英雄形象、美好品德是后人心中永远的图腾。

千百年来浚县人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，续写着战天斗地、抗拒水患的英雄史诗。对浚县历史颇有研究的刘会喜先生告诉笔者，金城、固圉城、迎阳铺、屯里等村名的由来，就是历代浚县人治理黄河的缩影。比如，人们修筑金城抗拒水患。金城其实不是城，是堤，又叫金堤、古阳堤、太行堤，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经过前人数百年前仆后继的艰辛营造，至东汉时期始具规模。它在浚县境内长达59公里，大部分由石头筑成，取固若金汤之意，由此取名金城。

最具大禹精神的则有明代浚县令陆光祖以及清代浚县知事黄璟。

陆光祖在浚县任职时勤政爱民，深得民心。我们可以从

现存于大伾山天宁寺的碑刻中看到他在当时民众心中的地位。明代《大名府保存经书扎符碑》记载：“平湖陆公升迁离任，概本县人民欲共立祠，本官履行禁止。”后来，陆公升至南京，浚县民众甚至不远千里去拜访他。

由于浚县当时经常遭受水患侵扰，陆光祖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防汛堤坝建设，为浚县人民办了不少实事。据《浚县志》记载，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，陆光祖率领民众开挖45公里长的长风渠，以泄积水。同年，他又率领群众修筑南起长寿村（今长村）北至侯胡寨的5公里长堤，就是今天依旧起着防洪作用的付庄堤，俗称小堤，可保农田10余万亩。

清代浚县县令黄璟也曾于1883年和1885年两次率众固堤开渠治理水患。因此他被授奉政大夫邑贤侯衔。清代光绪年间的《重修禹王碑记》中记载，黄璟在浚县为官的时候，非常关心人民疾苦，因时常为水利不兴而忧心，巡遍浚县的山川原野、水道沟渠。

一日，他登上大伾山东望黄河故道，不禁感念大禹分流、疏导二渠的功绩。而后，他望着山西边的卫河感叹：“如今黄河南徙，已不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的旧迹了。然而浚地作为太行山的支麓，地势倾斜，河床狭窄，倘使不加修堤堰，恐怕山水骤至，冲垮堤坝，大水泛滥成灾，桑田瞬间又将成沧海。如今，消除水害乃当务之急。”于是，他率群众考察地势，疏导河流，修筑泄洪渠、筑堤坝。刚开工，大水就来了，黄璟冒雨巡视，通宵达旦加紧施工。突如其来的大水淹没了数千顷农田，然而在黄璟的带领下，百姓众志成城，将肆虐的洪水疏导进事先筑好的沟渠里。水退后，黄璟集资重修禹王庙。有人作诗曰：“禹抑洪水，国家不入。已溺已饥，若是其急。导河积石，至于大伾。河流湍悍，二渠用醢。古之漯川，今之泉源。”



禹王庙前的怀禹桥